

在荒謬中安頓自己

卡繆談自殺

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，那就是自殺——卡繆《薛西弗斯的神話》都市人生活在繁囂之中，一覺醒來，又有忙碌的工作充斥着生活。相比落後國家，都市人從不缺乏用來麻醉生活的娛樂。然而，物質生活的豐腴，卻不保證人們會熱愛自己的生命。世界衛生組織2012年公布的有關世界各國的自殺率統計，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十個國家中，除了像蓋亞那(Guyana)、蘇利南(Suriname)和坦桑尼亞(Tanzania)這些相對落後的國家外，南韓、斯里蘭卡(Sri Lanka)和哈薩克(Kazakhstan)這些相對發展良好的國家也榜上有名。於香港，自殺也不是一個新鮮議題。「自殺」像幽魂般，縈繞在我們的生活之中。從哲學角度出發，我們如何看待自殺呢？

文 | Yu Hui

1942年，出生在阿爾及利亞

某人被判死刑，是因為他犯上了普世道德所不容的罪行。某人在公共交通工具有無差別殺人，是因為他的父母教育不好。我們都有某種「鄉愁」(la nostalgie)，習慣生活在一個總可被理解、一個所有事情皆有其獨特意義的世界。然而，卡繆卻說，無論理性如何努力，我們總會在生命某個時刻，意識到世界並無意義。生活在最後總會嘲笑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徒勞，並對我們說：「世界本無意義」。

對於自殺，希望則是透過承諾「世界必定有其意義」，令我們對意義的尋求得到安撫。我們相信「善惡到頭終有報」，相信有永恆的天國，相信全能的上帝會為迷茫的生命指點。既然生命最終會有其意義，我們亦不會再感受到荒謬。卡繆指出，很多現代人篤信宗教，其實就是想從信仰中獲得活下去的希望，令生命變得有意義。當然，卡繆並非說所有的信仰皆源自要逃離荒謬，他無意進入宗教哲學的討論，論證上帝並不存在。他想指出的是，面對荒謬，有些人選擇投向宗教其實是不能理解。

對於自殺和希望，卡繆的取態多少有點含混。一方面，從哲學的觀點來看，自殺與希望似乎能把荒謬感摧毀。在這個意義下，我們並無足夠的理由把這兩個選擇從回應荒謬的清單中剔除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卡繆卻認為這兩種選擇都是不可取的。因為這兩個選擇都有一個盲點：表面看來，自殺與希望能回應生命的荒謬，但它們並無法安頓恆常於生命

「所以然」

來。國與國之間的戰爭，是源於某些利益爭奪；某人被判死刑，是因為他犯上了普世道德所不容的罪行。某人在公共交通工具有無差別殺人，是因為他的父母教育不好。我們都有某種「鄉愁」(la nostalgie)，習慣生活在一個總可被理解、一個所有事情皆有其獨特意義的世界。然而，卡繆卻說，無論理性如何努力，我們總會在生命某個時刻，意識到世界並無意義。生活在最後總會嘲笑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徒勞，並對我們說：「世界本無意義」。

生活在最後總會嘲笑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徒勞，並對我們說：「世界本無意義」。



義的尋求得到安撫。我們相信「善惡到頭終

有報」，相信有永恆的天國，相信全能的上帝會為迷茫的生命指點。既然生命最終會有其意義，我們亦不會再感受到荒謬。卡謬指出，很多現代人篤信宗教，其實就是想從信仰中獲得活下去的希望，令生命變得有意義。當然，卡謬並非說所有的信仰皆源自要逃離荒謬，他無意進入宗教哲學的討論，論證上帝並不存在。他想指出的是，面對荒謬，有些人選擇投向宗教其實不是不能理解。

對於自殺和希望，卡謬的取態多少有點含糊。一方面，從哲學的觀點來看，自殺與希望似乎能把荒謬感摧毀。在這個意義下，我們並無足夠的理由把這兩個選擇從回應荒謬的清單中剔除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卡謬卻認為這兩種選擇都是不可取的。因為這兩個選擇都有一個盲點：表面看來，自殺與希望能回應生命的荒謬，但它們並無法安頓恆常於生命中縈繞不去的荒謬感，它們只是從荒謬的實存感受中逃逸。即是說，宗教式的希望，說穿了只是「信心的一躍」。面對荒謬的生命，宗教式的希望指導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無法保證的將來和彼岸，相信只要活下去，我們定能找到生命的意義。然而，這種信心並沒有任何保證；所以，於卡謬眼中，這種希望不能從根本上安頓荒謬感，可能最終只是自救欺人。然而，放棄抱持毫無根據的，從宗教得來的希望，卻絕不等於認為自殺是回應荒謬的唯一途徑。恰恰相反，卡謬在1955年出版的《赫西弗斯的神話》英文版序言中，斬釘截鐵地說：「自殺是不合法的。」「不合法」的意思是說自殺（除自欺的希望外）並非回應人生的荒謬的唯一途徑。那麼，除了自殺和抱持徒勞的希望活下去之外，我們還可抱著怎樣的態度面對生命的荒謬呢？

回應荒謬：反抗、自由、熱愛

卡謬這樣描述我們在意識到生命的荒謬後的心境：一種對一切事物「漠然」（*l'indifference*）的態度。這種「漠然」，源於意識到這一次的人生是「我」唯一一次的人生，而「我」終會死去，無論

「所以然」

來。國與國之間的戰爭，是源於某些利益爭奪；

某人被判死刑，是因為他犯上了普世道德所不容的罪行。某人在公共交通工

具無差別殺人，是因為他的父母教育不好。我們都有某種「鄉愁」（*la nostalgie*），習慣生活在一個總可被理解、一個所有事情皆有其獨特意義的世界。然而，卡謬卻說，無論理性如何努力，我們總會在生命某個時刻，意識到世界並無意義。生活在最後總會嘲笑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徒勞，並對我們說：「世界本無意義」。

在生活的不同階段，荒謬感都可以忽然跟我們打個照面。卡謬描述了幾個情景來嘗試勾勒荒謬的輪廓。當友人問你在想什麼時，你回答說沒有，然後你意識到自己剛才腦海中空空無物。每天醒來，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工廠上班，工作四小時，吃一小時的午飯，然後繼續工作四小時，下班坐車回家，睡覺，周一、二、三……到六，全無例外，然後有這麼的一刻，你停下來想：「我為什麼這樣做？」還有在生命中的某一天，你意識到自己終會死去，一切皆會歸於虛無。透過這些例子，卡謬希望挑起我們在日常情景中常會遇到的，但因為要繼續生活下去而被按下去的切身感受。

回應荒謬：自殺與希望

荒謬的威力，在於令曾經確切感受過它的人無法逃避；而自殺與希望，就是我們人類面對荒謬感時，最常見的回應。卡謬認為，自殺與希望皆透過摧毀荒謬的其中一個要素，從而摧毀荒謬。自殺直接把我們的生命抹去，令我們對意義世界的期盼隨之消逝。因為沒有「我」作為體驗荒謬的主體，荒謬就不復存在，我們也毋須再飽受荒謬的煎熬。相

1942年，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文學家及哲學家阿爾貝·卡謬

（Albert Camus）出版了《赫西弗斯的神話》（*Le Mythe de Sisyphe*），文章開首便說：

「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，那就是自殺。」在卡謬眼中，一些普遍被認為偉大而深奧的哲學問題，其實是概念遊戲。不論因果規律是客觀存在還是主觀感受、不管超驗範疇是九個還是十二個，問題的答案皆不會直接衝擊我們的生活；沉思過後，我們仍要回到日常生活之中。唯有自殺這個問題，我們的回答會立刻決定我們能否活下去和怎樣活下去。所以對他來說，在投入概念世界馳騁之前，哲學家的首要任務，就是深入了解自殺這個疑難，並嘗試解答它。

人生的荒謬：世界本無意義

人為什麼會自殺呢？卡謬就是因為荒謬感。卡謬認為，不少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，是因為了解到「這人生不值得活下去」。換句話講，就是他們切身感受到人生的荒謬。荒謬感的出現有一個普遍結構：一方面，作為理性的動物，我們總想把一切收歸於理性之中，生活的每一個細節，總想給出一個

決定

「我」的人生比他人如何精彩；在死亡面前卻是人人平等。就連我們一切的信念、價值、人生目標、對將來的願景，歸根究柢都會消逝。在意識到荒謬的人的眼中，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如此尋常。我作為一個學生，為生活張羅到餐廳做散工，與我願景中二十年後，身為一流企業家，於摩天大廈頂層工作，其實本質上並無分別；反正到最後，一切都會歸於虛空。於是，其實沒有任何一刻的生命比另一刻更值得活，沒有任何一個人生階段更值得去追求。然而，這樣說來，意識到荒謬並選擇苟活下去的人，豈不是如行屍走肉般，雖生猶死？卡謬的精彩之處就在於他告訴我們：正正相反，因為意識到這種荒謬，我們才可作為「荒謬的人」（l'homme absurde）——恆常意識到生命的荒謬的人——真正活下去。

荒謬感摧毀生活指導

我們可以這樣設想：在意識到荒謬之後，我們發現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指導着我們該如何生活的價值、原則、想像，皆被荒謬感徹底摧毀。一些都市人心目中的理想「人生藍圖」——要努力讀書，考入大

過不荒謬的人生——因為人生本質上都是荒謬的——但他卻獲得一種「行動的自由」（la liberté d' action）；他必須為自己負責，並只有他可以為自己負責，其他一切來自外在的價值和生活方式的指導，皆不再有效。荒謬的人於是從人亦云云的想像中解放出來，自主自決地過活。最後，荒謬的人意識到宗教承諾的彼岸、解脫，與那些人亦云云的想像都是虛浮無力的。他的所有，就是他當下的人生。於是，當下和此世成為荒謬的人唯一重視的東西，這種認真審視自己人生的態度，亦彷彿是一種對生命的「熱愛」（la passion）。

成為「荒謬的人」

《薛西弗斯的神話》一書的要旨，在於透過分析「荒謬感」，揭示出一種能安頓荒謬的存活態度。卡謬認為，深入考察過荒謬後，我們發現除了透過自殺尋求解脫和抱着「希望」苟活下去外，我們仍可以用一種截然不同於恆常意識到生命的荒謬，選擇接受這現實。但藉着這樣的醒覺，我們的眼光從此不再離開自己所擁有的唯一——

值得活，沒有任何一個人生階段更值得去追求。然而，這樣說來，意識到荒謬並選擇苟活下去的人，豈不是如行屍走肉般，雖生猶死？卡謬的精彩之處就在於他告訴我們：正正相反，因為意識到這種荒謬，我們才可作為「荒謬的人」(l'homme absurde)——恆常意識到生命的荒謬的人——真正活下去。

荒謬感摧毀生活指導

我們可以這樣設想：在意識到荒謬之後，我們發現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指導着我們該如何生活的價值、原則、想像，皆被荒謬感徹底摧毀。一些都市人心目中的理想「人生藍圖」——要努力讀書，考入大學，畢業後找份好工作，結婚生子置業組織家庭，然後安享晚年——皆無法指導我過活。甚至，某程度上，這種「人生藍圖」嘗試為荒謬的生命賦予值得期盼的意義和價值，與宗教教式的希望並無二致。社會和他人賦予我們的價值，可能一方面指導着我們該如何生活，但另一方面，它們正正是摧毀每個人，其生命的獨特性的壓力來源。正如卡謬所說：「一個好的理由去活着，亦同時是一個優秀的理由去死。」

意識到生命本身就是荒謬後，我們彷彿被賦予一個契機，重新審視我們這唯一一次的人生。於是，荒謬的人接受和擁抱自己的生命荒謬，抗拒一切外在的價值強加於自己的人生之上；荒謬的人並無選擇，必須為自己的生命籌劃，亦只有他能主宰自己的生存方式。卡謬認為這樣才是對荒謬的反抗 (la révolte)。荒謬——原本是壓垮生命的大石，此刻被我擁抱，並以這塊大石作為我唯一而且必須面對的現實，拒絕逃避。再者，雖然荒謬的人沒有自由選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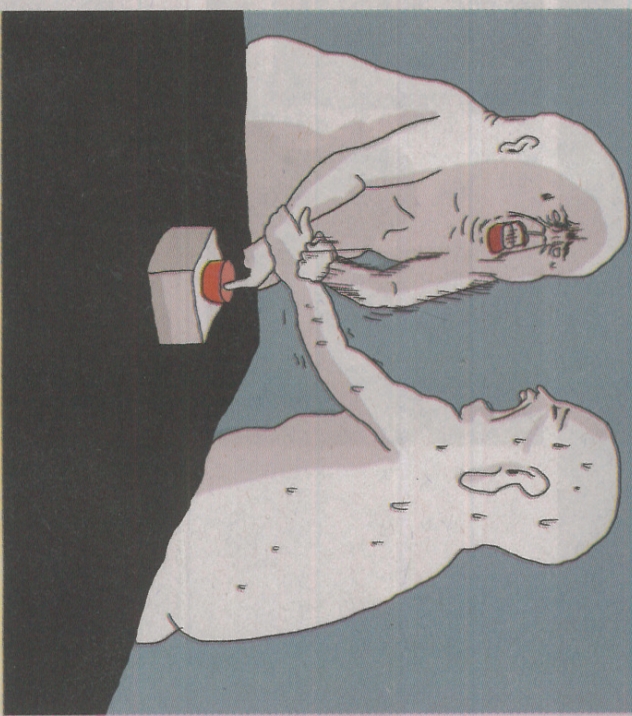
是，當下和此世成為荒謬的人唯一重視的東西，這種認真審視自己人生的態度，亦彷彿是一種對生命的「熱愛」(la passion)。

成為「荒謬的人」

《薛西弗斯的神話》一書的要旨，在於透過分析「荒謬感」，揭示出一種能安頓荒謬的存活態度。卡謬認為，深入考察過荒謬後，我們發現除了透過自殺尋求解脫和抱着「希望」苟活下去外，我們仍可以用一種截然不同的存活態度面對生命。這種態度建基於恆常意識到生命的荒謬，選擇接受這現實。但藉着這樣的醒覺，我們的目光從此不再離開自己所擁有的唯一一次的生命，正視它的獨特性。我們選擇反抗所有除自己以外一切人生的指導，緊握這種行動的自由，為自己的生命獻上所有的熱愛。這彷彿遙遙契合蘇格拉底的名言：「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。」

或許你會說，卡謬這套說法很「離地」，當我們切實地面對生命的荒謬時，這套分析根本無法給我們任何指導。這種說法是對的，而這也正正是卡謬所要說的。他的說法，只是想為荒謬的人生作清晰的概念梳理。這個梳理工作，首先展示給我們看，儘管人生是荒謬的，我們仍可以選擇不自殺；相反，接受人生是荒謬的，我們仍可以懷着他所描述的態度生活下去。然而，卡謬的描述，只是要給我們原則性的指引；到最後，亦只有我們自己能決定自己的人生。《薛西弗斯的神話》，就像這神話中的眾神一樣，把我們都變成被詛咒的薛西弗斯，把我們的人生這塊沉重的石頭無情的放到我們肩膀上。

(作者為中大哲學系碩士研究生)



有些人表面上問人意見，其實只是想將決定自己的責任交給別人，這些人還以為自己聰明，是對是錯都不用負責。